



揚 波 著

紅隊6号

08347

821
5630

紅队6号

揚波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包括五个短篇。“紅队6号”，写一青年电工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，一方面沉迷在賭博中，另方面也感到矛盾和痛苦，后来，终于在多方面的帮助之下，被挽救过来，成为先进生产者和文娱活动积极分子。“提拔”，圍繞着工人干部与技术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斗争，表现了一个被提拔起来的車間主任的成長。“紅心子”是写两个先进人物，如何积极試驗紅心子的故事。“营养員”和“三十年前的事”反映了解放前工人斗争的生活；前者通过一个年輕的家庭妇女的遭遇，反映了几个邮电工人的地下斗争；后者写大革命时期一个共青团員，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斗争生活。

紅 队 6 号

楊 波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6/8 印張 90,000字

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9,500 定价(6)0.38元

統一書號：10009·265

定價三角八分

目 次

紅队 6 号.....	7
提拔.....	64
紅心子.....	91
营养員.....	119
三十年前的事.....	139

紅队 6 号

一 紅队 6 号加油

一个火热的下午，放了工，紅队要跟橡膠厂的工人比賽籃球，工人們正象潮水一样往籃球場涌去。却有兩個老年工人，一个要看，一个不要看，在工場門口爭論不休。要去看的叫阿华师傅，高身材，光头皮，長臉儿，和气而又执拗的馬达管理工；不愿去看的人，是个中等个子，蓄着短胡髭，严峻而又固执的电气保全工，名叫洪炳星。洪师傅虽然只比阿华师傅大那么兩三岁，但除了生产，对一切业余活动都沒有兴趣。阿华师傅呢？凡是厂里演戏、賽球，他都不放过机会。尤其紅队参加全区运动大会，在六十多升厂中获得了籃球冠軍，他更象球迷一样要看紅队打球。兩人是厂里做了三十多年的老师傅，甘苦与共的老朋友，又結成了儿女亲家。爭論一陣，阿华师傅还是生拉活扯的把洪师傅拖到籃球場去了。

洪师傅对賽球看得实在沒有趣味，几次想拉阿华师傅走，又見他看得那么出神，于是就东張西望的看野眼。突然象睛

空一声霹靂，从他身后发出了狂喊：

“紅队 6 号加油！”

洪师傅駭了一大跳，回头一看，是个青工，面孔漲得血紅，样子很滑稽，象只青蛙蹲在岸上，昂着头，鼓着腮干叫。他鄙夷地想：“真是吃飽飯沒有事干。”接着一陣掌声，許多人象得到命令似的一齐呐喊：

“紅队 6 号加油呀！”

喊声未落，籃球“籐”的一声投进去了。投球的人，正是紅色运动衣上有个阿拉伯“6”字的。洪师傅从那球員的背影看来，好熟呀，等他一轉身，就清清楚楚地認出是郁根宝——他的徒弟，阿华师傅的儿子。立刻全場响起了長久不絕的欢呼和掌声。阿华师傅拉开嘴巴得意地笑了，洪师傅却好生气地想：“呵！原来是叫我看你儿子表演哪！”但是他也有几分高兴，因为郁根宝是他未来的女婿，他对郁根宝一向是：表面严，心里疼。阿华师傅回头向他笑嘻嘻地問：“打得怎么样？”

“不錯，不錯。”洪师傅有几分不过意地喃喃着，把目光移到球場去了。

裁判員哨子一响，战斗又开始了。裁判員把籃球往空中一抛，紅队中锋 4 号，飞身跃起，很輕巧地把球撥給左鋒——紅队 6 号。对方中锋和右鋒猛扑过来，紅队 6 号身材細長，手脚灵活，机智地将球上下左右几晃，一眨眼，球从左面傳給紅队 4 号。等对方中锋冲过去，紅队 6 号就窜到对方右鋒背后，將球接到手里，在地上拍了兩下，冲进对方投篮圈內。观众頓時欢騰起来。不料霎时之間，紅队 6 号三面被包圍，处在非常

緊急的狀態中。觀眾的歡騰聲突然噤寂了。球場上響着沙沙的脚步聲，手打在球上的噼啪聲。但是球在紅隊6號手里，象膠住了，打不落，也奪不去。6號猛不防地飛躍起來，把球從對方頭上傳到紅隊右鋒手里。他迅速地脫身出來，沖進對方防禦綫內，球又回到了他手里。觀眾透過一口氣，大聲歡呼起來。

“紅隊6號快投！”

“不要錯過機會呀！”

“快！快！……”

洪師傅因緊張而睜大了眼睛，看着紅隊6號從邊角綫上將球斜投上去，球在板上輕輕擦一下，直鑽進籃球圈里去了。當球從紅色的網綫口穿出來時，全場歡聲雷動，鼓掌叫好，長久不息。兩位老年工人也跟着鼓起掌來，大聲笑開了。

比賽結果，紅隊取得了勝利。觀眾高高兴兴地談論着散去。洪師傅要走，阿華師傅說：“到我家吃晚飯去。”“不，我要回家。”阿華師傅一把拉住他說：“我家有好小菜，等郁根寶換了衣服來就走。”洪師傅強不過他，只好留下了。

兩位老年工人坐在球場邊的長木椅上，悠閑地抽着煙，望着黃浦江上浴着夕陽余輝往來着的大帆船。洪師傅愉快地說：“根寶這孩子是聰明。”阿華師傅夸獎說：“他從小做事就有恆心，學一樣，精一樣。你不准他打球，他背着你干。早練晚練，練出一手好球。”洪師傅臉微紅地說：“我就怕他耽誤生產。”阿華師傅羨慕地說：“運動對青年人有好處，我們年老骨頭硬了。”“你想當運動員么？”洪師傅有趣地笑着問。阿華師

傅沒有回答看着郁根宝走近來。

郁根宝穿着白府綢襯衫，灰斜紋布長褲，白皮鞋，袖子挽在手臂上，頭梳得很光亮。長面孔，很丰满，兩頰象蘋果一樣紅潤。雖然還帶點孩子的稚氣，但沒有做學徒辰光那樣文雅、拘謹、靦腆，而具有一個青年人的活潑、豪放和勇敢了。洪師傅看着郁根宝，想起他跟自己做學徒那年才十四歲，解放那年十七歲，過了這三年多，居然長成一個漂亮的年輕小伙子了。郁根宝是他一手培養出來的六級電工，這小伙子手里繞出來的馬達，只只靈光，他不禁也得意地笑了。郁根宝看到洪師傅也在，怕他又要講：“你靠打球好吃飯呀！”不料走過來時，師傅在微笑地瞅着他，似乎要說：“你又學會一樣技術了。”從前他每學會一樣新技術，師傅檢查成品之後，總是這麼笑着說的。

他們走出工廠大門，穿過馬路，右邊是工廠的宿舍，左邊菜市場背後，是郁根宝住家的太平里。三人走到家門口，郁根宝的娘笑着站起來迎接他們。這位成年為三餐飯忙着的家庭婦女，是位心地善良而又喜歡嘮叨的矮胖的婦人，她紅光滿面說：

“等你們很久了。”

“看根宝他們打球呀。”阿華師傅高興地回答。

“洪師傅，請樓上坐。”郁根宝的娘說。

這是一幢三層樓的房屋，年代久遠，樣式古老。樓下廚房和客廳公用。郁根宝的娘看到客廳里有兩家人在吃飯，就招呼客人上樓。樓梯在客廳背後，陰暗而陡斜，她趕緊去開了扶

梯上的电灯，并且关照說：

“慢慢上呀！洪师傅。”

郁根宝家住在三层楼上。一个大間，一个套間，从套間通到頂上，还有一层吊閣樓，閣樓上住着郁根宝的父母，套間住着念初中的弟弟阿宝，頂好的一間讓給郁根宝，准备給他娶媳妇的。

阿华师傅走进儿子的房間，开了电灯，打开六扇朝南的窗戶，讓从对面房頂上刮来的凉风飄进来。房內陈設很簡單，靠壁一張單人鉄床，当中一張八仙桌，靠窗东面一張小写字台，整齐地迭着报纸、杂志和几本技术書籍，一口古老的座鐘，在有气无力地沙沙地走着。兩面壁上挂了几張年画，还挂一張相框子，里面大大小小嵌了很多照片。平日，郁根宝清早醒来，被子一掀，就进厂練球去了。这整洁的房間，是阿华师傅帮他布置和收拾的。做父亲的从来不说什么，当儿子的从小这么习惯了。

根宝的娘拿着碗筷上来，一边抹台子，一边看着洪师傅說：

“你好久不来了嘛，惠芬呢？为什么不叫她来吃晚飯？”

“惠芬上夜工。”

“她今年十八岁了，啥辰光和我根宝結婚？难道你想养老闺女么？”

“这是青年人自己的事，用不着我們做父母的操心。”

“但是，我們总得关心啦。”

“媽媽話真多。”郁根宝难为情地打断說。

“問你們，你們又不講，我不問親家問誰呀？”根寶的娘不高興地嘀咕着，下樓去了。

阿寶拿上黃酒，一個冷盤，兩親家先喝起酒來，郁根寶下樓去端菜。根寶的娘端上最後一個菜來說：“沒有菜呀，根寶今天打球，我加了兩個菜。”兩親家在談着知心話，沒有答理，她又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根寶也難弄，這樣菜不要吃，那樣菜不要吃，小菜很難買。”郁根寶正在吃着飯，看了娘一眼，娘不再响了。兩親家又在低聲地談着廠里的事，媽媽感到很委屈，家里的事竟沒有一個人關心。

郁根寶吃完飯，揩了面，一聲不响地溜走了。因為他和洪惠芬約好，在她上夜工之前，去看她一次。

二 小玩玩，沒什麼

紅隊跟別人賽球又獲得勝利，傍晚，郁根寶興致勃勃地回到家里，家里的人都出去了。他從櫥里取出飯菜來吃了，照例是該看書和休息的時候，但是他覺得很興奮，想找个熱鬧地方玩玩。他決定去機器廠工人倪海生家學打琴，他們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朋友。

郁根寶走到底弄，往二樓倪海生家一瞧，房間暗着，沒有琴聲。但是樓下一家，燈光明亮，很熱鬧的樣子。他走到門口一看，盡是弄堂里的熟人，圍着台子在玩斗牌。麻將“啪嗒、啪嗒”地响，瘦長的倪海生也擠在人叢中看牌。門口有人把風，

他沒有受到阻攔地走了進去。

桌上在“嘩啦、嘩啦”洗牌的，斗牌和看牌的人們，在津津有味地談着牌局。倪海生沒有作聲，微笑着和郁根宝點點頭。台面上，輸家把鈔票一送一送地點給贏家。郁根宝想起小時候在弄堂里跟倪海生他們斗香烟牌子，他贏到一大送一大送的香烟牌子，把腰包塞得滿滿的，多麼有趣啊。現在他腰包里放的是鈔票，不再是香烟牌子了。而且他對牌也懂得一些，覺得這玩意兒倒挺有意思的。現在的場合夠熱鬧了，他的腳象生了根似的站着不動。

站在郁根宝旁邊看牌的馮志良，有兩個綽號，人們當面叫他“香蕉”，背後叫他“巴骨爛”。因為他做水果生意，担香蕉賣，人矮小，又是個駝背，活象一只大香蕉，人們給他取了“香蕉”這個綽號。又因為他從前在弄堂里是出名的賭鬼，跟他軋上三天朋友，不會賭的人也會賭了，於是人們說“香蕉”這人是“巴骨爛”，沾惹不得。而馮志良這名字倒被人忘了。解放後，里弄里禁賭，“香蕉”表示洗手不干，他的名譽又好起來，“巴骨爛”這綽號被人淡忘了。

在這樣的場合，郁根宝的神情，當然逃不出“香蕉”這個老賭鬼的眼睛，他輕輕地在郁根宝肩頭上一拍，笑着說：

“我們正好三缺一，如果你來，又可以湊一桌了。”

“我？……”郁根宝立刻臉紅了，覺得自己年紀這麼輕，就跟這些人坐在桌上斗起牌來，真有些不好意思。他推說不會。

“誰也不靠這上面吃飯，不過消遣消遣而已。”“香蕉”對郁根宝忸怩的態度，大不以為然地說。

“我明天上早班。”郁根宝终于找到了理由。

“睡觉早咧!”“香蕉”故意敞开喉嚨，讓大家聽見。

“郁阿弟，小玩玩，沒什麼。”牌桌上有人叫着說。

“是呀，小玩玩。我們不多來，只搓六圈。”“香蕉”緊接着說。

郁根宝被講得沒有了主意，臉紅紅地笑着；同時又被這迷人的場面所誘惑，一步也不想離開。“香蕉”看准了他的心意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面去拉台子，一面嚷着說：

“六圈，保證只來六圈。”

里弄里幾個熟人連聲勸着，七手八腳的幫助拉台子，搬椅子。房主人又拿出第二付牌往桌上一倒，嘩啦啦的滿桌都是，郁根宝忸怩了一下，坐下說：

“講定六圈。”

“保證，保證。”好幾個聲音回答。

倪海生怕家里知道，沒有參加，只在一旁幫郁根宝看牌。六圈麻將，從晚上七點搓到十一點鐘，郁根宝贏了三萬多元（注：舊幣），興高采烈地走出來。弄堂里一片寂靜，銀色的月光灑進弄堂，路燈也暗淡了。他由於過分緊張而急出的一身汗，被寒涼的晚風一吹，背心有點兒冷颼颼的了。他覺得肚子很餓，沒有回家，一個人走出弄堂去了。

館子里客人不多，他走進去挑了個座位，拿起菜牌想：“這錢反正是贏來的，通通吃光算了吧。”叫了冷盤、熱炒、砂鍋和半斤黃酒，自斟自飲起來。

郁根宝從來不喝酒，半斤黃酒落肚，面孔立刻通紅。走

出店来，摇头晃腦的打着飽嗝。口干舌燥，胃里非常油膩，索性把剩下的几千元买了斤苹果，边吃边走，嘴里喃喃着：“这玩意儿不错，比起打球，省力气；比起做生活，舒服得多。做一天生活，也不过拿这么几个钱。坐在靠背椅上，动动手，碰碰运气，哈哈……”他醉眼蒙眬地仿佛又坐在牌桌上，耳边似乎又响着“吃呀”“碰呀”、“香蕉”的笑声……

郁根宝摸出鑰匙打开門，扶着壁摸上楼，往床上一倒，四肢一伸，呼呼的睡去。握着苹果的一只手松开来，苹果掉到痰盂上，敲得叮当一声响，然后骨轆轆的滚进床底下去了。根宝媽媽被惊醒过来，大声地問：“根宝，你到哪去了？”郁根宝迷糊地說着夢話：“小玩玩，没什么。”屋里又重归寂靜，只有古老的座鐘在沙沙的有气无力地走着。

第二天郁根宝懊惱了一天：他对“香蕉”这个著名的賭鬼，不是不知道。“香蕉”从前做生意，三天做，兩天歇，不是香蕉爛掉，就是本錢輸光，兩夫妻常常吵架打架。近几年好了，只是做生意早收晚收不一定。而且他早晚干些什么，很少有人知道，看来还是在偷偷地賭博。“香蕉”是有名的“巴骨爛”，和这样的人軋在一道賭錢，傳出去很不光彩。根宝又好象覺得夜里的秘密被人知道了，他成天忐忑不安。再加酒醉之后，精神懨懨，做生活沒有勁道。放工回家时，媽媽問他昨天夜里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爸爸責备他浪費，把苹果咬一口就擱在床底下。他臉紅紅的不作声，苦痛地想：“再不能賭錢了。”

工厂是日本人造的，厂房是兩层平頂式的樓房。建筑本来不牢，年代稍久，又中过美国炸彈，厂房已經傾斜，有倒塌的

危險。局里決定將廠合并出去，厂房作倉庫。紡部合并到一月廠，織部合并到一月廠。郁根寶被指定跟紡部合并到一月大廠去。

工廠合并，拆裝機器，新排綫路，忙了一個時期。開工之後，紅隊才恢復活動，但是主要成員分散了，骨干只剩紅隊4號和紅隊6號，因此陣容不強，兩次和人賽球都輸了，紅隊聲譽一落千丈。

紅隊從成立以來，郁根寶就擔任隊長，沒有這樣丟過臉，第二次輸了球後，他在球場上就发脾气說：“紅隊的台被你們坍光了。”大家輸了球已經不开心，听了這話，非常生氣。紅隊4號連忙說：“不能怪大家，這有客觀原因，以後多練練。”

組織練球，郁根寶碰到困難重重：大廠會多，排不出時間；沒有會，隊員要回家吃晚飯，不肯餓著肚子上球場；紅隊4號，被提拔当了管理員，沒有時間參加練球。隊伍七零八落，沒有一次湊齊過，郁根寶弄得非常灰心，有個熱心的隊員建議說：

“要照顧實際情況——我們家都住在老廠附近，厂房作了倉庫，球場不好用。如果把廠對面宿舍里的籃球場修理好，我們就可以和從前一樣，早晚練球了。”

這個建議大家表示贊成。郁根寶也覺得滿對，他高興地跑到工會，找大廠的文教主任談。那是個瘦長的中年人，平日沉默寡言，不愛活動，經常蹲在辦公室里。大廠從來不重視體育活動，他也不去考慮怎麼推動，球隊都自生自滅，足球場長滿了青草。郁根寶提出大家的要求，文教主任沉吟了一下，却說：

“修理宿舍籃球場沒有必要。你們喜欢打籃球，厂里有兩個籃球場空着。”

“花不了多少錢。在那里，我們运动方便，早晚好練球。”

“例子不能开，七个宿舍，每个宿舍都要有一个球場，那可不得了。”文教主任搖搖頭，笑了。

“但是，有了籃球場，讓它坏下去，不是損失么？”

“經費上沒有这笔預算，籃球架坏了，只好拆掉。”

“我看修修不花什么錢。”

“厂里体育活动要集中，不能分散，你們要練球，就在厂里練，球場上还有电灯。”

“那就不談。”郁根宝一气冲走了。

紅队队员听了都很气忿，大家一陣嚷嚷。郁根宝只好提出在厂里練球，大家意見却很分歧：有的要放工就練，有的要吃了飯再来練，有的主張早上練晚上不練，爭执不下，郁根宝发脾气說：“你要这样，我要那样，紅队搞不好了！隊長我不干了，球队解散！”紅队賽球那次輸了，郁根宝发脾气，大家已是一肚子怨气，現在他又这么一講，于是大家吵起来，鬧得不欢而散。

紅队吵架时，4号不在場：鬧垮之后，他来調解。可是青年人誰也不肯承認自己錯誤，郁根宝更是一肚子委屈。从紅队成立，他就热心地外面請人来教練球，东奔西跑的去联系比賽，紅队慢慢地爭得了光荣；現在，大家非但不是积极地保持这光荣，反而对他有意見，心里真气愤。他不管紅队4号怎么劝，只表示打球参加，隊長不干。紅队4号調解不好，本想